# 女副市长

.

新调来一位副市长，是个女的。这几天，大家都忙着为她设欢迎宴会。这可叫我忙坏了，因为我是三科科长，

而新来的王敏市长又恰好分管农口，真是场场必到，逢酒必喝。喝过农委的喝农行的喝过林业局的喝畜牧局的，喝

喝喝，喝得王市长说：小浪你真行。我是真不行了，胃吐血来了三大次了。一次吐得灰天地暗，吐过后左手指麻抖。

正在我上愁之时，酒终于喝毕。于是开会。王市长要理出农业发展的新思路。这又叫我忙坏了。各种材料放在案上

一大堆儿，剪刀、胶水一齐上，好容易总结出了一个「４２１」工程。什么「４２１」就是抓好四个农业园区建设，

搞好两个典型，做到一个农业总产值的突破。——其实这一切都是老套套，不过下了点文字功夫给总结出来的「换

汤不换药」的东西。材料递上去，王市长正在办公桌前剪手指甲呢。「坐坐——」王市长对我说。这时，我才发现

王市长是个十分美的四十不到的女人。以往只觉她是市长从没觉得她是个女人。

我就这样胆小。

给王市长倒了杯「晶纯」之后，我说王市长恁慢看，有事打电话，我就在隔壁。然后退后将门掩上，掩门那霎

那，我看到王市长正拿眼瞅我呢。心里一阵乱。

要知道——我是上一任周市长一手带出的秘书科长，王市长会信任我吗。我要叫她信任。

妈的！混官场真难，可自己一无所长只能混官场。听老百姓说过：「养官如养猪——养大一个肥啦，就走；再

来一个正饿呢，还要养，比前一个更能吃」我辈也是如此，看刚好混熟一个领导，就给你调走啦再来位还得需要重

新投资。上任周市长是个男人，咱没钱，可凭脸气还可以在琴室茶坊找一个两个小姐供他玩，如今竟来个女的，破

钱摔？断不成的，哪咋办呢？我得好好研究究。

不久我便摸清了王市长的小出身。她原是县里公疗医院的一名医生。医术好，人又美，竟靠上了当时在该县当

县委书记的李全有书记。

现李全有书记已坐上了省委主要领导职务，自然，王敏一升再升了。

通过几天的共事，特别是我没死没活地替她喝下她对我的表现还基本上算不多反感。这一点可通过那天我给她

送材料时她那一句不经意的「坐坐」来得以印证。与大领导交往重要在领会精神。

这一点我是有经验的。有个关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传说不知恁知道不？话说一天，毛要到南方考查，乘专列路

遇张玉风，毛一见钟情便不停地在纸上写张玉风的名字，同行康生是何等聪明，便将张玉风绍介给毛做了贴身秘书。

俺前任周市长也是这个样子的。那次到「绿林」吃饭，请客的是市农村信用社的赵主任，陪同的是赵的一班人马，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该社的办公室女主任康鸽子。这康鸽子年纪二十出点头，个头儿不高不低真得劲儿，嫩乎乎的人

又浪。几杯小酒一喝，生生端出一段风流体态。周市长便常劝她喝，还给她敬酒。这意思我已看透。于是，没两天，

我便找一个借口将康鸽子唤到「绿林」的一个小雅间，如此这般开导她一番，她便爽快应允。当然，我深知官面上

混的女孩子十个有八个都是靠卖屁走出来的——这一点可是绝密。当了几年秘书，这点内幕还是清楚的。

周市长得手后对我恩宠有加。本来在政府办，我的资格算比较嫩的，可咱会来事，一来二去，上次人事变动时，

周市长亲自为俺说话就当上了三科的科长。

三科是协调农口的科室。

如今周市长调离了，来了一位还是个女的，这该咋办。总不能给她送个男妓吧。

我开始寻找突破口。这突破口必需在她对我产生反感之前找到，否则一旦印象上，再去变那就很难了。于是，

大小事儿都跑去给她汇报。一来树立她的权威性二来趁机会多揣摸一下她的脾性。这王市长坐在老板桌后周周正正

的，体态微丰，不管我用如何犀利的目光，她总不露内心，几经官场，这妇人历练得到家啦——心有千层浪，外表

总镇静。不过，渐渐我发现她的静不同于周市长的按捺的一种静，而是油然而出的一种寂静。死一般的寂静。再伟

大的人，日常生活中都有小动作，恰恰就是这些小动作泄露了做为一个人而不是官的内心——王副市长好剪指甲。

这说明她性格孤僻。性格孤僻的人，内里是很丰富的，她是一团燃烧的雪——她的静，都是内心欲望的火焰。这是

个寂寞而内心狂热的女人。

这天，我跑到一个宾馆里美美地哭了一场——当了近三个月的小孙子，在王市长面前，低声下气了三个月，我

终于弄透了她的突破口。我为什么不哭？——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只要找到了她的一个进入内部的缺口，慢慢来，

我就与她不会纯是工作上的关糸啦——与领导纯工作上的关糸？告诉你吧，没你一天好日子过的——因为领导处处

在使用你，而不是利用你，懂吗？使用就是象牛象马的用，而不以利而用！这样，你就是干死也不会落上好的。我

为什么不哭？！——我觉得自己马上又成为一个人啦！那以往的三个月，俺是牲口！

于是，我改变了战略。我不常到她办公室里找她汇报工作，而是把一些事慢慢往后略推一点，积成几个有联糸

的问题了，再去找她汇报。这样，不是一个问题一解决便没话了。没话了，就得走。好几个问题放一块儿，一时她

又说不清，便趁机提示她——点燃她内心的暖意。与她进行一种看不见的内心交流。这女人太寂寞太少关怀太空虚。

我隐隐觉得我快要成功啦。只要领导说你行，在官面上混，你就行！

内心无语的交流多了，王市长在我跟前也笑笑。也露出些女人的模样来。于是，我便开始给她送一些小摆设。

甚至一次，我给她送了一瓶子香水。这是个大胆的尝试。

那天，天比较暗，似乎要下雨。我故意找了这么一天。天，阴沉，寂寞的女人会更寂寞的。我敲开了她的办公

室门。王市长正在修剪自己的指甲。

我走过去把一瓶子香水放到她的老板桌上。我的心怀着小小的不安。我怕出事。我怕她把香水瓶子摔了。我怕。

不料，也是意料中的事，王市长竟双眼放光。

女人的光。女人内心的光。温柔的光。这时，天阴沉得很，肥胖的雨云已压在了窗沿。那光，如雨云深处折出

的一脉乳亮的闪电。我一抖。赶紧走开，我怕被那温柔的光劈开，露出最脏的东西。

我兴奋又害怕。要知道王市长那可是省委李副书记的相好！我一个小男人怎敢动她？！不要命啦。我从内心里

给自己立了一个原则：决不来真格的，实质的。

套一下感情可以。

正是一班人马有一班人马的弄法！原来周市长好下去调研，与县里面的乡镇长都厮熟。自然，那些乡镇长也巴

不得结识周市长，你送我接，各求所得。这是暗的一面，明的一面呢，报纸电视里常是周市长下基层搞调研的报道。

——周市长玩得真高：名利双收。可周说啦：咱上边没人就要多干些实事！王市长却不！

她爱听汇报爱坐在布置得优雅的会议室里开开会。她调子比较低不喜欢张扬，报纸电视不常露脸，自然，下面

的人也很少找她，自然啦，王市长就比较清廉。不象周市长那样贪财。王市长说：少给基层找麻烦。各有各的道理。

我们做秘书的就要适应。

「春季植树动员大会」又要召开了。我从档案柜里翻出往年的市长发言材料，这材料已用了五、六年啦，每年

都是换换数字换换日期即可——不要大惊小怪！

党的方针政策能乱改吗？四项基本原则要坚持一万年不动摇！决不动摇！——自然，这些大的方向性的领导讲

话都不可轻易乱改的。「今年绿化的重点是湖人山。」

我用纯男性的声音提醒王市长。我是在提醒王市长应到湖人山所在的欺人县开个现场会。王市长的眉毛一扬，

真美！要不咋说人家大领导的水平就是高呢？就是高，怎么大的一个美女硬给骗哩死心塌地的跟他一辈子而不嫁。

做他一生的情人！

真高——我的心这几天老抛锚。

「去年的绿化重点是哪儿？」「还去年呢？大前年都是这湖人山！

要不咋叫『糊人‘山呢！「思想一抛锚，竟说出了这句混话，没立场没原则的混话。我一清醒吓得出了一身冷

汗，我忙偷眼过去——王市长竟眉毛一展，笑了。这笑，让我们的心一下子拉近。外面的阳光，很美。跳跳的如一

束束银亮的水线。外面，下着一场水银雨。

「小浪——家属在哪儿上班儿？」王市长歪着头关切地问。「市电视台。」

「记者呀，好单位。我年轻的时候就梦想做个记者的。」

乖乖，这不是明显的信号吗？」那活？累死人，是双重劳动！」「哦——？

也是。」王市长笑笑：「记者是辛苦。常往外跑吗？」「唉，六县一区，常不使闲！」

植树动员大会又在欺人县召开。欺人县是个风景优美的县，这里有山，有水，就是有几个秃山，年年需要绿化。

不需要绿化了那哪儿成？——象我们这些人就是趁着跟着领导开会巧儿才出来玩几天呢。

欺人县水库招待所住满了各县林业局的负责人。王市长住在该所唯一的一间总统套间里。我就住在她隔壁。我

的内线电话是６１８８８，市长的内线电话是６１８８９。春的夜，蛙鸣一片灿烂。风，象一股股微红的火苗，乱

窜。刚洗完澡，电话响了。「小浪吗？」「王市长？

有事，您说——「」过来一下！「这么晚了让我过去一下？我心内一阵窃喜。

王敏长得，嗯，慢凑乎！怪好，走廊里没人一个人来往！敲开市长的门。王敏才是一个真正的王敏。她穿着一

套睡裙。她将门一下子关严。她一下子爬在我的肩头，嘤嘤地哭泣。她是一个近四十岁的老女人了呀。不过她比实

际年龄要年轻的太多太多，看上去顶多三十五、六。

我不敢动了。她一扬手，「啪」地扇我的一巴掌：「叫姐勾过来了还装蒜？！」

紧接着又疯狂地搂我。她的下身紧紧地贴我。我那一根慢慢和泛，粗大起来。她的手竟顺着我的身子往下滑，

研磨我那一根，抓住了，又解开前开口，掏出来，满手套住弄。

我真受不住了。妻子从没这样跟我做过。我发疯地脱光衣服，把她的睡裙从底下掀起，又从头上套下来，我们

都赤裸。王市长，不，是王敏的身体，白滑，如处子，只在肚皮上有一道道细细的纹纹儿。

她丰满又弹性。一对大奶子饱满地垂着。

我们就站着弄。试了几次，总入不进去。她拽着我挑起的那一根往床上移……我被她掏得一干二净。可她还不

停，爬在身上不停地吻我。象一个蛳子舔着一个婴儿。

这时，我一个清醒的认识便是王敏太寂寞了太压抑了太想释放了。

她说，她活得苦、累。她说，她不是个人。她说，她要神经的。

她说，我要跟你私奔。

这还了得，我一屁股坐起来。睁大眼睛看她，又拍拍她的脸：「你不是疯了吧？你是我的市长！」「不！我是

你的女人！」她一下子搂紧我，紧紧的，头贴紧我的胸脯，怕我跑掉。

从此，我们在她的办公室里在宾馆里在我家里（自然，妻子都不在家）在野外的草地里在石人山的森林里在泰

山的拱北石的夜深里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弄事。

「你要下去当个实职！」一天，王敏将我叫到她办公室里对我说。

「为啥？那个李老头子发觉了吗？」「你——你混蛋！」王敏气得一拍桌子，眼睛里痕出了泪水。这是女人的

泪水。

我常常开她这方面的玩笑。因为，只有这样我在她面前才不低，才活得跟个男人似的。——只有这样，才会使

她觉得总比我低一等。

但王敏的耐性忍性是我所不及。她总把苦吞下去肚去，慢慢消化。

可一遇时机，她会在我肩头哭死。「小浪，你要下去！明天，就到环保局报到，副局长！」

果然，第二天，组织部便下了一批任命干部的文件。我被公布为环保局的副局长，如今好单位基本全垂直完了，

只这环保局还算不错。

可我对这业务是一窍不通。但不久，我发现了王敏叫我来环保局的秘密——她一个远房的表弟在省环保局做局

长。她是把我当做自己人准备重用的！我一阵怕——她会不会真的缠住我跟我结婚呢？不行，我要慢慢冷淡她。最

后摆脱她！

我是从失约开始一步步实行计划的。起开始，我总是比约定的时间迟去半个一个小时，女人就是这样怪，越不

理不摆她，她越是强烈地追你。一见面，她总是要，疯狂地要过之后还要，我真的不行了，她就用口交。「你的一

切都是我的。

你不应该是那个小娼妇的！」

「哪个小娼妇？」我推开她，她正想伸嘴去噙我那一根。「电视台的那个！」

王敏说。「你才是娼妇呢！」我不允许她污辱我的妻子，我的妻子是纯净的，我对不起我的妻儿，我决不允许

她说我妻子的难听话。我推开了她，穿好衣服，一带上门，走了。那是个星期三的黄昏。

从此，我偷偷地换了个手机号。又将办公室的电话装了来电显示，一看是她的，我总不接，我不能太对不住我

的妻儿了。

已经有两个多月没得与王敏来往了，我觉得自己也太残酷了对她。

便想找个机会去见见她。夏天，真热。

中午与几个污染比较严重的企业领导喝过酒后，也懒待回家，便在「绿林」

开了个包间午休。忽然手机响了。打开接了，一声便听出是王敏的。「你中哪儿里？」「王敏，我的大市长呀，

我在绿林６０９房。你来吧。」「行，你等我，我一会儿到。」她是咋知道我的新手机号呢？这样一想，便哑然失

笑了——女人啊，女人。

刚冲了澡，王敏便敲门。讯速地与她开了门后，王敏明显地憔悴了一些，她手里挎着一个小黑包。她是从来不

挎包的！这念头一闪便消失了。我一把搂过她，趁着酒劲，我想好好与她弄一盘。王敏明显也动了心思。她那么顺

从我，一点点地配合我。我们由慢到快一次次地要着对方的身体。我们的灵魂结合又分离。就象一个不会游泳的孩

子掉进了水里，一沉一落，我们的灵魂不敢重叠，我知道，那是要淹死的。

我从她身上爬起来。她又想坐上去。她喜欢这样的姿势。她说，这样她觉得她主动。我闭起了眼想让她再主动

一回，从此不再交往，我闭起了眼睛。

她在我上面一坐一起地弄。忽然，我觉得一个冰凉的东西顶着我的太阳穴。

我猛一挺肚子，突突地狂射了。「硼……」一声闷响。我仓慌地睁开眼，一股粘粘的东西，流满了我的脸颊，

就只一会儿，我又听到一声枪响……如今，我的魂魄正向地狱里流浪。四周混混沌沌的呀，我看不清道路。

【完】